

“人与动物”系列丛书



驼铃悠悠

北京晚报编 高立林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人与动物”系列丛书

驼铃悠悠

高立林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谨以此书献给

一切热爱动物、保护动物的人们

驼铃悠悠

北京晚报 编 高立林 主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10500 册

ISBN 7—80101—351—4/G·286 定价: 9.00 元

编者的话

生物发展史告诉我们，所谓“现代人”并非浑身裹着名牌的情男靓女明星名模大众情人辈流，而是指基本成型于1万年前，生活于更新世冰河时代后期至今的一种灵长类生物。这是大自然母亲以300万年持久努力，10万年改造进化，经过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等阶段，从南方古猿中孕育出来的新型猿类——部落人。他们以氏族部落为团体，和动物共同以大自然为栖息地。在这漫长的300万年中，由于他们有99%的时间都以狩猎采集为主，所以被磨练得身体灵活矫健、大脑聪慧发达，身心构造高度适应草木繁茂流水清澈空气新鲜人烟稀少鸟兽众多的生态环境和奔走攀援追逐格斗的生活方式，成为狩猎者和采集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这种狩猎采集生活，是迄今为止人类对自然最持久、最成功的适应方式。动物就在这种环境和生活中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人类的生存伙伴。度过了一段生态环境大体近似的牧耕生活后，在最近仅300年的工业革命浪潮中，人类的生活环境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之一是，70%的人类纷纷抛弃与动物共有的

栖息地，退缩拥挤到只占地球陆地总面积 7% 的狭小区域，特别是现代都市及其近周。这一过程目前仍在进行。

在这里，尤其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早期工业化城市里，机器隆隆浓烟滚滚空气浑浊污水遍地人口密集居室狭窄竞争激烈罕见鸟兽，是一种与前者截然相反的生态环境。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作为狩猎采集者的现代人类，其身心是否跟上了这种变化？新型猿类——部落人是否能进化为一种可以在这种没有大自然、没有动物的环境中生活的新物种？

撇开个别例外，人类总体恐怕很难做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物种的逐渐发展、进化直至相对稳定，都是与其栖息地自然环境的缓慢变化同步进行的。大自然的这种沧海桑田，即使被地质学家称为迅速者，起码也是以万年计。而工业革命导致人类生态环境急剧改变的时间是如此短促，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人类的进化来不及跟上而被远远甩在后面。恩格斯说过，如果以为自然界能在 24 小时内做它费了多少万年才做出的事，那真是太可笑了。物种的进化也是这样。人类充其量也只能说在表层心态行为上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身体结构并未随之变化，深层意识仍滞留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新型猿类——部落人阶段。而且，更新的一轮浪潮——信息时代浪潮又已经在冲击着人类尚未定型的现有生活方式了。就是最先进的生物遗传工程，也无法在周期越来越短促的一次次浪潮中把一个 300 万年才形成的庞大物种不断相应改变为可以完全脱离自然界的另一种动物。即便可以，前景也不太美妙。威尔斯已在其科幻小说中描绘过这种生物了。它们进化或退化得只剩一个肉球似的光溜溜的大脑袋和按电钮用的腕足，栖息在安装着各式电脑电器机械装置、无尘无菌的全封闭居室生态环境里。虽然目前的装修热正在往这方面努力，但至少占人类半数天性爱美的女性们是决不赞成自己或自己的后代变成这种丑

陋可憎的样子。

既然我们没有、也不愿变为畸形怪兽，那么，我们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就还是那个离不开大自然的狩猎采集者。人类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的感觉和行为已证实了这一点。

现代人类失去了原有栖息地和生存伙伴后，被突然扔进自己制造出来的社会中，瞠目结舌地面对着这一陌生环境。在现代文明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心理压力下，人类发现自己已成为既退不回大自然，又无法适应新生态环境的“边缘生物”，处于“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焦虑彷徨之中。人类是动物中的暴发户。虽然我们也试着去适应都市文明，如莫里哀喜剧中那个暴发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茹尔丹先生一样，急于用种种华丽花俏匠气十足的人造行头披挂包装起来以表明自己的新身分等级，但总是沐猴而冠显得滑稽可笑，举手投足间不时露出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做派来。然而，他的栖息地在哪儿呢？任何生物的栖息地一旦消失便随之消亡，人类也是一样。如果这种消亡是我们以既不关心他人也不关心其他生物的自私冷酷行为制造的，那就显得格外可悲。“活着，还是死去？”这个老问题又摆在人类面前。

正因为如此，物质文明越现代化，人类便感到距自己的栖息地越远，找回原有栖息地、生活方式和生存伙伴的渴望就越强烈。即使找回一只小鸟、一尾小鱼、一朵小花、一丝回忆也好。当然，这并非重新去老林里饮血茹毛，也不是要现在世界上那些流行政治术语外衣下的种族、部族战争屠杀，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如果找不到，则以尽可能近似的“替代物”代之。多少时髦玩艺，我们还来不及熟悉就已经陈旧过时了，人类回归自然的强烈冲动却经久不衰，并为此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

人们先是砍光树木、推平山丘、筑起城市，后受不了这种远

离自然的环境，又在城市里建起公园、垒起假山，在房前屋后室内路旁种上花草树木；人们先是奔走赶尽动物，后受不了没有动物的状态，又把它们抓回来关进动物园或干脆养在家中身边。失去了狩猎和格斗，人们用体育、旅游等等代替；失去了采集，人们用采购、集邮等等代替；失去了部落，人们按行业、住地、爱好、观念、单位、部门等等组成各式各样的“拟部落”或“准部落”；失去了健康红润的脸色，人们用被告之是“纯天然”的化妆品代替；失去了以伤痕累累勇敢无畏的部落战士形象获得女性青睐的传统方式，男士们改用在商场饭店不怕咬牙挨宰的英勇行为代替；减肥健美以部落人结实灵活的身材为标准；豪华饭店的客厅走廊用绿色植物布置得像原始森林；巴黎时装大师参照非洲部落人的穿着推出最新时装式样；曾被古猿们大量采摘过的野果野菜又成为大受欢迎的“绿色食品”；大款们斗富吃的蝎子、蚕蛹、蚂蚱等昆虫食物，现存的原始部落仍在食用……在种种最时髦因而往往也是最古老的心态行为后面，我们常常会发现其古典模式或渊源，看到那个四处徘徊着寻找自我的部落人的身影。就是倾城出动的踏春秋游，不也是我们对自身栖息地和远古生活方式“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情感大爆发、大宣泄吗？

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发明制造了这么多“替代物”，并不断地把周围改造得尽量接近新型猿类——部落人原有的生态环境，才感到现代文明是可以接受的。那些自愿或被迫离开大自然和动物，连“替代物”都拒绝接受或得不到的人，则患上了种种被科学家恰当地称之为“都市现代文明症”的生理或心理疾病——环境不适应症。而只要把这些患者送回他的大自然栖息地，听听那真真夜莺的美妙歌声，其病症往往就会缓解或痊愈。

如果人与自然、与动物的关系不是这样古老悠久唇齿相依，就不会有那么多思想家、哲学家从中获得灵感，就不会有那么多科

学家从中发现知识，就不会有那么多艺术家文学家以种种形式如痴如醉地赞美那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如诉如泣地咏叹那巫峡猿啼晓风残月寒林暮鸦落霞孤鹜，就不会受到各个有远见的政府及公民的全力保护，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喜爱动物的热心朋友向同样喜爱动物的人们娓娓讲述与动物的一段段情缘，不会引起那么多读者的心灵共鸣。

辽阔宇宙里有一颗蔚蓝色的小小星球，它在茫茫夜空中流浪。它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家园，它就是地球。

目 录

驼铃悠悠.....	(1)
拷塘.....	(4)
雁南飞.....	(7)
痢象.....	(10)
捉蟹惊蛇记.....	(13)
牛为媒.....	(15)
飞进蓝天的白鹭.....	(17)
义犬兰兰.....	(20)
“老黄奸”.....	(24)
蝗灾.....	(27)
爱心.....	(29)
骑狼.....	(36)
骏马奔腾.....	(40)
母性.....	(44)
蜘蛛斗蝎.....	(48)
养猪轶事.....	(51)

生态关系恢复记·····	(54)
闽西屠龙记·····	(57)
我的栗色小天使·····	(61)
抗战狗·····	(64)
蚂蚁救了我的命·····	(68)
鞑子与马·····	(70)
还它清白·····	(75)
孤狼凝目·····	(78)
螳螂产卵之谜·····	(81)
“毛公”捕获、鉴养记·····	(83)
悲欢离合忆花花·····	(89)
燕子哺育的灰喜鹊·····	(93)
北大荒的牛·····	(96)
我的黑狸猫·····	(100)
蜂·····	(104)
狼邻·····	(106)
鸭子斗公鸡·····	(110)
老胡子·····	(113)
“猴猪”能变·····	(117)
飞鸟啁啾·····	(119)
烈马情·····	(122)
成蟬之美·····	(126)
吾家猫弟猫妹·····	(129)
迷糊羊遇迷糊狼·····	(132)
它，再也不肯落下·····	(134)
狂牛顶人·····	(137)
群凶杀兔·····	(140)

二黄趴窝·····	(144)
与狐结盟·····	(147)
乌鸦的悲剧·····	(151)
驯马场风云·····	(153)
灭蚊记·····	(157)
“王子”与“公主”·····	(159)
我有一只小水貂·····	(163)
猫头鹰·我和那个小家伙·····	(167)
肉让狗吃了·····	(171)
蛙思寄语·····	(173)
勇斗双狼·····	(176)
小豹子·赤麻鸭·····	(178)
养蚕记·····	(181)
卧牛山下的花环·····	(187)
我和“大害虫”·····	(191)
想起那条大阉狗·····	(194)
讨伐苍鹰·····	(196)
白马非马·····	(199)
小丑·····	(202)
“小人儿”的故事·····	(204)
背活狼·····	(207)
蚂蚁大战·····	(210)
客虎谜·····	(213)
腾身放向青云里·····	(218)
谁是偷鸡贼·····	(221)
情义无价·····	(226)
生死两茫茫·····	(230)

壁虎·龙和易·····	(234)
“亚运号”信鸽·····	(237)
宁夏二友记·····	(240)
狸子陪斗·····	(244)
蛇吞蛙目击·····	(248)
“瓮”中猎豹·····	(251)
螳螂一家·····	(254)
“丛林人”的回忆·····	(257)
燕子无觅旧巢处·····	(262)
老白·····	(264)
“大蛋”的故事·····	(268)
“马神婆”·····	(271)
狗车·····	(275)
我心中的鱼儿·····	(278)
两张滴血的兔皮·····	(283)
石经山听鸣·····	(286)
小不点儿·····	(291)
猎兔记·····	(294)
福缘涅槃·····	(296)
儿子的“动物情”·····	(299)
茜茜公主·····	(302)
“龙虎斗”·····	(305)
对羔·····	(307)
友鼠战虫录·····	(311)
最后一只刺猬·····	(315)
鸡王·····	(320)
狸与猫·····	(324)

狼性.....	(326)
神鸟怨.....	(331)
斗鼠精.....	(334)
漂泊的旅伴.....	(340)
口琴和猪.....	(343)
奶牛为什么不让骑.....	(346)
我救过的两种动物.....	(350)
秘密.....	(354)
熊虎打擂.....	(357)

驼铃悠悠

• 杨桂芝

大黄是一只善良的骆驼。

那是 60 年代末，我到内蒙古草原插队。大黄与众不同，它高大，毛色深黄，一点杂色也没有，在草原艳丽的阳光下；更是黄得耀眼。

大黄挺深沉，从来不喧不躁，没事就边咀嚼边想着心思，像个满腹心事的大姑娘。可是，当我第一次要骑它时，它却暴怒了，把嘴里嚼着的草叶和唾液喷了我满身满脸。我气急了，抡起鞭子就抽，可它就是一声不吭，有时仰起头做抗议状。

事后，牧民对我说，骆驼通人性，你对它好它才对你好。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态度，每当我骑它的时候，便温柔地抚摸着它的头，给它搔痒，有时说上几句心里话，我觉得它能听懂。看到别人的骆驼脖子上挂了铃铛，我便也去买了一个。慢慢地大黄变了，当我走到它身边，它就把毛茸茸的头依在我的胸前。

大黄走路又快又稳，认识路的本领还特别高，每当闲时我就依偎在它的身边，吹口琴给它听。

那年春节刚过，正是接羊羔的季节。一清早我们出去放牧。天灰蒙蒙的像口大锅扣在头顶，刚走出二三里路就有两只母羊要下羔。这时却又偏偏刮起了风。草原上的风厉害，不但来势猛，而且刮起来就没个完。风卷着地上的残雪，羊群像着了魔似的顺着风狂奔，400只羊像400匹战马，在草原上腾起一片烟雾。我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却见大黄就趴在旁边，那沉着样，分明比我见得着呢。我容不得多想，记住这两只母羊的位置，骑上大黄。大黄一改往日的矜持，“呼”地一下子站起身，撒开四蹄，风一样朝羊群赶去。

在大黄的协助下，羊群终于回来了，整整一天，它一点东西也没吃，一滴水也未饮，尽管我知道它十天半月不吃也能挺住，但心中仍不是滋味。一天的搏斗，我们清点数字，羊一只不少，反而多了7只小羊羔。

1972年夏天，我去公社买粮食，那些天我身体一直不舒服。在回来的路上，我从大黄的背上摔下来，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觉得谁在抚摸我的额头，我睁开眼睛，只见大黄正用头慢慢地在我额头上蹭。见我醒来，它深情地望着我，眼睛里伴有泪花在闪动。太阳已经偏西，我昏睡了1个多小时，大黄一步也没离开我，身上还驮着200斤粮食呀！我抱着它的头，伤心地哭了。我不忍心骑它，站起身来拉它走，它却死也不肯起身，要等我坐上去，悠悠的驼铃声在草原上传得很远很远……

几年以后，我随着返城知青回到北京，由于当时走得仓促，我竟没能跟大黄告别。十年后，我终于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去看望我日思夜想的大黄。

但是已经晚了，牧民告诉我，大黄三年前已经死了，牧民将系在大黄脖子下的驼铃还给我。我托着那只大黄遗留下来的驼铃，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为了抚慰自己那颗愧疚的心，我在昔日放

牧的草原上堆起一座新坟，这里埋着那只曾属于大黄的驼铃。

蓝天上白云悠悠，白云下牧场凄凄。面对大黄的坟，我喃喃低语着……

蓦地，我听到遥远的天边传来一阵悠悠的驼铃声。

拷 塘

• 李向阳

机场与油库之间有个偏僻的池塘，四周长满芦苇和蒲草，夏天经常有长脖老等（白鹭）飞来筑巢。塘水清澈，1米深处能看到白色的苇根，我们一群十一二岁的小伙伴经常到这里来掏鸟蛋，或穿着身天然“皮夹克”游泳。

这是个神秘的池塘。附近村里的老人说，自打日本鬼子修机场时，塘里的水就没干过，也没有大鱼。按说有水就有鱼，“千年的草子儿，万年的鱼子”嘛。塘的最深处有两人深，水面上游着一群群小鱼渣子，怎么就长不大呢？据说，从北京城下来几个钓鱼的好手，神了！河杆、海杆，每人双“枪”，还有专钓黑鱼、鲢鱼带着铜铃的钓绳，沿公路的几个池塘的鱼都给钓光了。来到这个池塘，蹲了半天，愣一条鱼没钓上来。有个使撒网的，在这里撒了几十网，竟一片鱼鳞没带走。挺大的水面，别说鱼了，我们在这游泳，连螺蛳、河蚌都很少摸着。您说邪不邪？

这年，天大旱，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最深处才到我的大腿根儿，眼瞧着快干了，水显得特别混浊。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星期